

我  
係



香  
港  
人

也不是很久以前，我們無論到哪裏，都會急不及待表露身份：「我係香港人！」然後面露得意之色。

也不知何時開始，我們的說話雖然還是一樣，心卻是虛怯的。

還有一段時間更差，只要告訴人家來自香港，世界就將我們唾棄，我們形同瘟疫。

現在好了點，香港人都活過來，但時代的巨輪轉得太快，此消彼長，香港人的心還是虛怯。

旺角灣仔銅鑼灣，仍然摩肩接踵，只是大款與鄉里亂行，人民幣共唾沫齊飛。此時此地，今夕何夕？

轉上山頂，極目而望，維港竟仍璀璨，無論經歷多少滄桑，東方之珠安慰着我們。

我們生活在這個地方，有沒有與她共患難？這裏有我們的得和失、愛與恨，所以珍貴。

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，經歷過身份的迷思，經歷過盛極而衰的歷煉，有沒有開始在迷惘中找回自己？無論有多差，有多好，我們有我們的特色，而且會成熟起來，目光應該遠大，心胸應該廣闊，除掉浮誇，自重自愛，然後不卑不亢地說：

「我係香港人。」

撰文：蕭君紅

攝影：趙良駿

# 十面埋伏桃花源



西環德輔道西，一個不起眼的小店舖，左鄰右里幾近荒廢，這小店卻名為「桃花源」。

桃花源裏，一張簡單梳化，幾排書籍，十數箱未開拆的書本，一個青年。翻開書本，竟是一首首粵曲唱詞：《妝台秋思》，有英文譯本；《木蘭從軍》，附兒童插圖。

青年長髮，帶點洋氣，與古老的粵劇世界本來格格不入，但是每當提到粵劇，靈魂就似觸電。拉開了帳幔，一闋闋青曲，從場內直唱到心內；一道道鑼鼓，從舞台催促到人生：要將粵劇發揚光大、走出香港，面向世界……

雄心壯志，最終只換來半病身軀、一聲嘆息。畢竟已是夕陽行業，中國人的悲劇，終究是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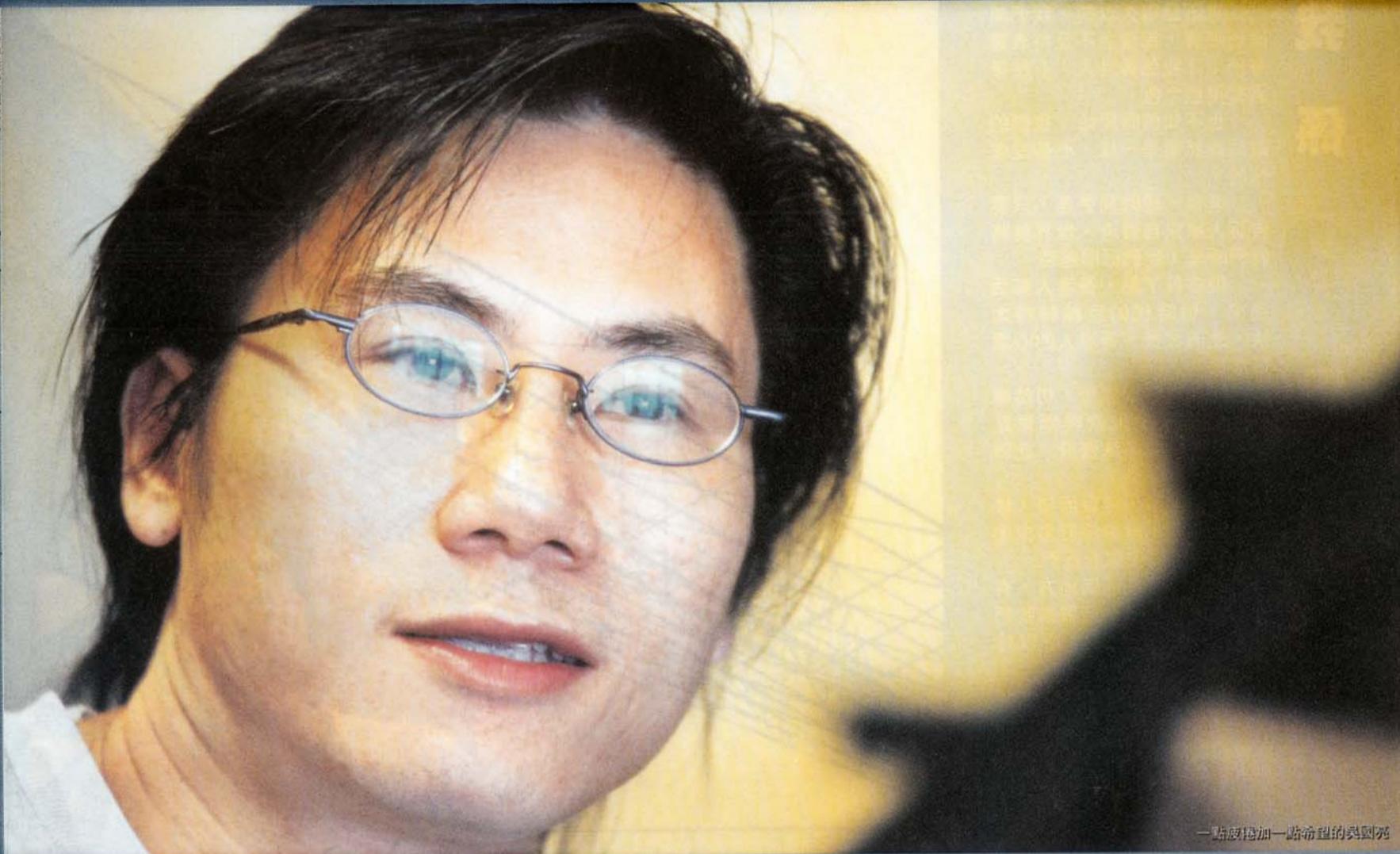
桃花源門前巴士飛梭電車古舊，寂靜的西環，經歷過盛極而衰的滄桑，最明白任白的嗟嘆：

「姹紫嫣紅開遍，似這般，都付予斷井頽垣……」

桃源告急，十面埋伏，他卻要，力挽狂瀾。



香  
港  
人



一點疲倦加一點希望的吳國亮

# 驚情



吳國亮一點一滴建立的桃花源，初具簡潔格局。



對粵劇，吳國亮想法很多。



書架上的戲劇木偶

這名青年名叫吳國亮，吸引我們訪問，是因為看到由他策劃的一本粵曲教材，內附古文、粵曲、英譯歌詞和創意思考，這書是與十多間種籽學校合辦的教學計劃，做得精細有趣，《胡地蠻歌》，除了我們熟悉的「一葉輕舟去」，還引申到南非種族隔離政策、人和人之間的溝通；《審娥冤》的曲詞後，加插立法局門外「正義女神」的照片，除了欣賞名曲，還報道現代冤案，教人反思法制與人情……

粵曲的生命，竟與生活息息相關，粵曲的美，從古代進入了後現代，策劃這事的人，一定是個有心人。

從粵曲世界的角度看吳國亮，他很「時下青年」，讀理科，喜歡高科技，愛看科幻片，時不時還「up-grade」一下他的電腦器材，搞粵劇前（約七年前）還在亞視做電視製作，彷彿跟「古代」無關。

「我住屋邨大，小時候也是聽中英流行曲，有一次跟兄弟姊妹傾談，發覺大家從未聽過粵曲，便買了《帝女花》回來聽，一聽便喜歡了，是緣份，跟戀愛一樣。」

起初是一見鍾情，慢慢地，吳國亮細味出粵劇的韻味，粵曲裏的唱、做、唸、打，演繹角色的能力，中國戲曲的美，是如此淋漓盡致難以言喻。

「這 Art form 很精彩，仙鳳鳴更是一個出神入化的組合，九七年，我開始修讀中大與八和合辦的證書課程，後來更入讀演藝的四年制中國戲曲文憑課程，去年才畢業。」

在讀書的過程中，吳國亮已察覺出粵劇面對的困境，在職演員沒有時間當老師，課程缺乏系統。

「雖然已是學院派，學唱做唸打，都很少參考西方那套揣摩角色的理論，學基本功也用刻苦、死頂的方法，如果能參考 dance 那邊，從認識身體開始，可能會進步得更快。」

畢竟是受過教育的新人類，視野比較廣闊，他喜歡看不同類型的舞台表演，從中汲取知識。

# 救亡

愛得愈深，愈願意承擔責任。不久，吳國亮便與志同道合的朋友搞起「桃花源」藝團，立志為粵劇盡一分力。

「我有承擔，要做改革、保存和粵劇教育，若純為個人興趣，我只會做舞台導演，粵劇到今天，實在面對很大困境。」

「我喜歡藝術，因為它讓我思考問題，現在的戲曲卻缺少了劇本上的思考，裏面的人生問題。但現在粵劇很多是程式上的東西，是前人留下的表演方法，現代的表演形式，若缺乏了哲學層次，停留在身體上的難度，變成了賣武。現在地球一體化，什麼都講求競爭，為什麼人家看芭蕾舞卻不看粵劇？身體的難度難得過奧運嗎？林懷民在找什麼？不是旋轉 360 度。粵劇極其難也是人物個性名師名劇難度動作，人生問題是什麼？」

環顧整個形勢，粵劇在香港，已是夕

陽行業，從前粵劇是主流文化，有老闆投資，因可以賺錢，現在粵劇早被主流娛樂文化淘汰，剩下的戲班也日漸老化，根據中大的研究，經常看粵劇的觀眾每年只有五千至八千人次，老藝人老的老死的死，更沒有人肯入行。

在這樣的環境下，吳國亮知道要挽救粵劇，就得革新，讓它與新時代接觸。

「我覺得戲曲是綜合藝術，劇本很重要，佈景、燈光、服裝都是表演藝術，大家jam出來，我們要面對世界，便要著重排演，令角色紮實。○二年時做過《人鬼神》幾場演出，我們用西方舞台科技，重燈光、佈景、服裝，這對一個小劇團而言，是個天文數字。」

電視台出身的吳國亮，非常明白宣傳的重要，過去粵劇演出的宣傳很保守，只擺出一張台柱的大頭照，數十年如一日。

「一個成熟的藝術體系不能如此，最好能多些宣傳，但我們劇團不夠錢，我做video出身，便做了兩個making of(製作特輯)擺在公眾地方免費派發，結果票房也不差，做得很吃力，卻draw到平時不看粵劇的人，有七成觀眾，偏向是年輕人，也有10%西人，我堅持要有英文字幕，因為我們要面對世界。」

這幾場革新的粵劇，有人認同，當然也有人不接受，吳國亮說，他們是盡了力。

「以前仙鳳鳴做幾十場，才能磨出一個成熟的戲，我們這新劇團很難經營，只能做七場，也沒有明星，但只要你有心，新觀眾是肯入場的，所以職業大團應該更有能力去創新；實習演出後，我覺得粵劇絕對需要導演去統籌，去面對世界，假若再封閉下去，十年八年後，這人文遺產會消失，我想起都很心急。」

為粵劇心焦，吳國亮也意識到保存與教育的重要，近十年，中大幾經努力才出版了一些粵劇資料，卻因社會資源不足，出版的書籍少於二十本；去年開始，吳國亮與十三間種籽學校合作，出版一本跨學科的粵曲教學，將粵曲的音樂和古文，加入生活反思，運用在不同科目上，學生學習後，還來一次總結匯演。

「做書的過程中有很多爭拗，尤其是創意天空那部分，我認為不是人人都懂創作，但若給一個sample學生啟發，便生動很多。做這書，的確給了許多難題自己，做得很吃力，講創作，大家都贊成，但要創作，大家都怕。「這本書由策劃、構思、編proposal、design從頭到尾得一兩個人做，這年太辛苦，日以繼夜，沒有收入，工作量大到有freelance也不敢接，很累才敢小睡一會，起身又做過。」

吳國亮去年演藝剛畢業便翻身搞這個計劃，本來靠做freelance維持生活，但沒有時間，連平時吃飯也成問題，靠朋友接濟。

「這做法是不健康的，連一個正常人的生活也沒有，捱到瞓都有得瞓，飯也有得食，搞成這樣，好有意思。你做多一分，人家便剝削多你一分，不是欣賞你，而是削減你，很沮喪的，『你唔好死，快啲幫我捱』，真不明白這社會為何變成這樣？有時不到你選擇放棄與否，捱到死便自然淘汰，無論政府、私人，也不看顧新人，最多也只是讚賞，卻沒有支持，香港的藝術環境很不正常，是叫人不斷犧牲，不是享受。」

吳國亮說，留下來的劇團只有兩條路可走，一是堅持，一是騙錢，愈有要求的人走得愈快，那些騙錢的，他雖然看不起，卻也理解。

「現在政府又說什麼發展西九龍，等着瞧吧，說不定又變了維港巨星匯。」

不要以為吳國亮偏激，事實上，香港的文化環境，有心人常會感到窒息。

「香港人會覺得你很傻，很不切實際，很多演藝學生也面對這問題，被逼轉行。廣告上強調的所謂優質生活，等於舒適生活，幾可笑。一個進步的城市，不著重心靈上的優質，會不會有點貶低？你看美國人，他們的興趣遠比我們多，簡單的生活比錢更重要，為什麼不想想這個民族為何會這樣？為什麼不探討一下他們思想上的追求？」

「美國學者Richard Florida說過，一個社會分三個階層勞動、服務、創意，社會要提高創意層才能進步。香港只停留在服務層，只懂得order，誤以為訓練創意層的學生就大錢，不懂創造方法去解決問題，將來在國際社會上便沒有分。」

在惡劣的環境下，吳國亮掙扎求存，搞藝術，便得向政府申請資助，這幾年香港經濟低迷，政府批出的錢愈來愈少，通常是申請十元只批三元，但要求申請者做回十元的功力。

「唯有自己貼七元出



帶點粵劇小生味道的吳國亮，卻只鍾情於幕後導演工作。



許多細碎工作，只得與一名臨時工助手處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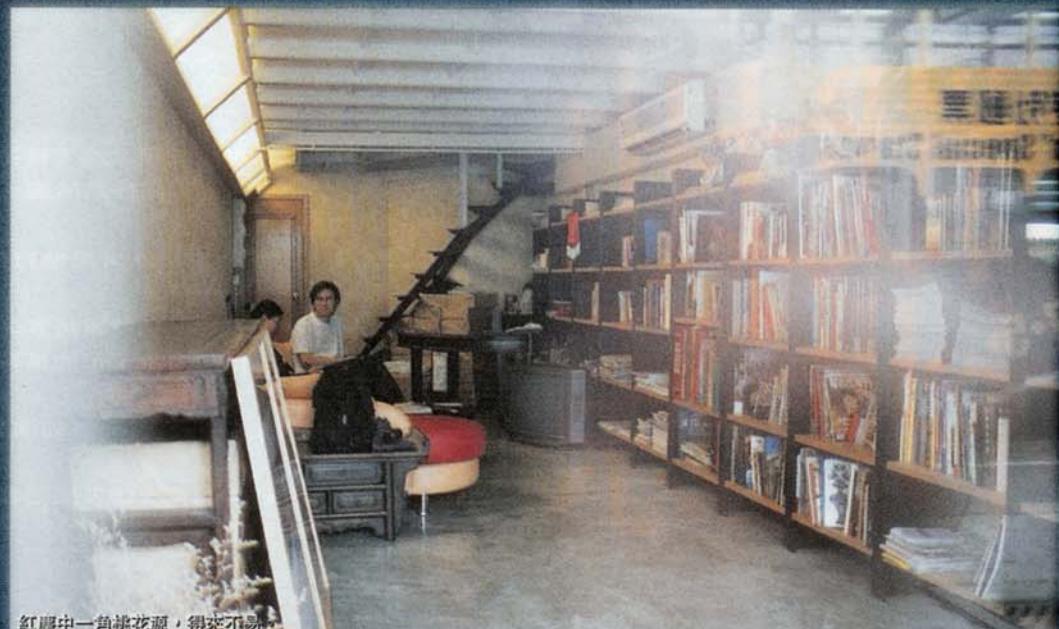
來，但貼得一次沒第二次，找有錢人支持談何容易？政府又不不著重培養新人，反而看重名伶，要你成為明星後才給資源，未成明星前死了也沒人理，我不懂評價。」

藝術是長線發展的，可惜香港社會只充斥買股票的概念，什麼都要即時見效，吳國亮說政府的文化政策是僵化，但藝術發展如何僵化？

「要提高學生的欣賞能力，難道明年就能立刻提高？這麼急，是騙你，造就的只是問題而不是社會財富。」

不滿還不滿，申請資助極煩，但吳國亮告訴自己一定要克服這關，用兩成功力交代，無論合不合理，都要交代，再留八成功力去做事。

「是額外用了很多精力，沒法子，唯有體諒政府的公務員制度。」



紅塵中一角桃花源，得來不易。

# 自勉

香港

人

人

經常處於掙扎狀態，吳國亮覺得，環境正在摧毀有心人。

「許多有天份的人都離開了，很糟蹋。」

唯一令他保持力量的方法，竟然是睡覺，乍聽好笑，想深一層，是悲涼……

「最緊要瞓覺，連 Physical 都寐，人就不能捱下去，只能告訴自己，有健康才有鬥志，才多一分力量對付困難，的確每次睡醒，就多一些力量。」

吳國亮以前讀過理科，知道生物網的

循環，於是想創造一個粵劇生態。去年在西環租了個小店，自己交租，收集與粵劇有關的書籍，希望志同道合者有一個聚腳地。

「這裏從油牆、設計，所有裝修都是自己搞，香港沒有這種地方，我們需要交流，惺惺相惜，才能繼續。現在粵劇團的循環，在教育上斷了，所以我要做，新的創作也斷了，三萬元一個劇本，你不是一個月就能寫一個的，幾個月才寫出一個，人家沒收入如何做？是逼人轉行。」

粵劇圈還有不少前輩，吳國亮說找人支持很難，因為牽涉到現實問題。

「精神上的支持多，實際就少，你初出茅廬，人家會否信你？要救粵劇，論資排輩幾時到我？我不敢說誰應做，但沒人做，我便嘗試，想落也有些奇怪。」

吳國亮最喜歡白雪仙，每當做得辛

苦，他就以白雪仙自勉。

「仙姐那年代，她有那樣的眼光，免費教導雛鳳鳴，連台前幕後佈景燈光都敢創新，若她今天再出來做，我保證會是新的《帝女花》，所以一個人很渺小，但也不能少看一個人的能力，你肯努力，再加上天份，你會比人走前幾十年，我絕對不是她的料，但也算是中上，能給人一個環境，有書看、有人教，總會有另一個白雪仙。若你不發展，將來的白雪仙，可能變了 Twins，狀元不是年年有，要等的。崑劇，現在有白先勇憑他的個人魅力去推，粵劇卻沒有，這人絕對不是我，他幾時才出現？」

吳國亮說，他很想做一齣青春版《帝女花》，這是一個很精彩的劇本，假若排得好，一定能在世界舞台上佔一席位，問題是，到哪裏去找人資助？誰會相信他？



工作室閣樓，吳國亮賴以為生的剪接室。

# 單灶地桃源

吳國亮與朋友合辦的劇團名為《桃花源》，顧名思義，是一個夢想之地。在現實世界裏，他的小小桃花源只能座落於塵土飛揚的西環，推門而入，書室倒也別致，給人寧靜安逸的桃源之感。

再上層樓，桃源的背後原來是他打仗的地方，堆滿如山的文件、等待處理的錄像，這戰場，又是他的居所。

「自己交租的地方，不知能維持多久。」他說。

「計劃結束後，他也要走了，他是有心人，我們卻沒錢支付人工。」他說的是屋內的助手。

離開「桃花源」，吳國亮提議到演藝拍照，他愛那裏，因為演藝哺育過他的夢想。

夕陽沉落，夜已降臨，一個人遠望着當日上課的地方，從前的桃花源。

今日的桃源十面埋伏是戰場。